

第1部

墨香之间，荧屏之上

LISTEN TO THE VOICE OF QUIET



道可道，非常道，道不尽梦中的京华

——荐林语堂《京华烟云》

至今没有读完《红楼梦》，确实不想读，每个人的人性都是有弱点的，大约自己的弱点就是不善温柔的情言蜜语。

据说林语堂先生最开始是准备翻译《红楼梦》的，最终作罢了；他自己写了《京华烟云》，据称是现代版的《红楼梦》，揣测这种言论多是出版商的噱头吧？

须要承认自己终于、至少现在还是欣赏不了曹雪芹的大作，也可能是不想欣赏高鹗续写的那一部分，但是对《京华烟云》则多有一种别样的感情，可能因为林语堂先生可道出的非常道，也可能因为似幻似真的梦中的京城。

毫无疑问，林语堂先生是一定有道家情怀的。在一定程度上我有点臆测。“子曰：勿意，勿必，勿固，勿我。”姚思安也许就是林语堂先生的影子，至少是林先生希望的影子。

一直羡慕先秦灿烂的文化，在那个没有信息的时代，思考者们在乎的只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智慧：儒家“克己复礼”，把一切纳入和谐；墨家奔走呼号着“兼爱”，甚至于不惜用暴力促进和谐；法家在法制的实施与履行中将和谐体制化；道家则在形而上中解决思想上的和谐……

无所谓对与错，本来也不需要孟夫子的雄辩天下，所处的立场不同而已。父母双方都是为了家里好，只是首先要分出谁才是家里的主人，小到家庭，大到家国，如是而已。

“汉魏之后，儒道两家在历史上长期取得中国文化和哲学的代表性地位。确切地说，儒家在文化上取得主流的地位，道家则在哲学上取得主干的地位。”

——陈鼓应《道家的人文精神》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道家洒脱的灵魂，一如“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都隐藏着一个儒者，一个佛教徒，还有一个强盗”，不同的环境激发着不同的角色。

非常喜欢林语堂先生的《京华烟云》，很难说不是一种道家的心理，在某种意义上，先生执着于道家却又突破了道家，至少突破了轮扁斫轮般的“道可道，非常道”，用一部长篇小说将不可道的非常道写得可道了。

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先生只是在写书，其中没有道什么，因此所谓得道还是在书的不可道之中。比如姚思安始终不弃的平衡的信念——用木兰的聪慧去弥补荪亚的温厚，用莫愁的沉稳去弥补立夫的偏激；比如姚思安冥冥之中的无为——尽管他尽力去促成阿非和宝芬的姻缘，却从来不曾干涉红玉的痴情……如果不读完全书，这些领悟都很难深刻地把握。

突然想到虎扑专栏评论家信陵公子张佳玮关于球的一些评论，大致是说，只有经过漫长的沉闷才会明白世界波洞穿十指关、大幅度的底线穿越和石破天惊的扣篮之精彩。读书大约也是如此吧？

我相信自己没有心绪逃避为《京华烟云》写点什么，甚至是在放任手指敲出思想的路，看一看，“满屏”荒唐言：不是没有被木兰的坚韧和聪慧所打动，不是没有被莫愁的少年老成所打动，不是没有被红玉霸气侧漏的诗文才情所打动，不是没有为荪亚甚至于外遇也带着可怜的温厚所打动，不是没有为立夫愤世嫉俗的爱国情怀所打动，更多的是为姚思安不可道的淡然、科学和辩证的道家情怀所打动——“福气不是由外而来的，而是自内而生的。一个人若享真正的福气，或是人世间各式各样儿的福气，必须有享福的德性，才能持盈保泰。”京华的大道们用克己的实践呈现着最真实的“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人活着是为了过得好，不是为了过得比别人好”。

京华的人如此，曾经的京华亦如是：这座城市曾经有很多名字，周文王时为燕京、秦始皇时为蓟县、汉高祖时为幽州、隋文帝时为涿郡、辽圣宗时为析津府、完颜亮时为中都、元世祖时为元大都，直到明清民国的北平、北京；努尔哈赤的满族人到了，成吉思汗的蒙古人到了，完颜阿骨打的女真人到了，耶律阿保机的契丹人到了，当然还有最早的汉族人甚至于远古的山顶洞人，北京就在那里，它包容着一切，吸纳着一切，更同化着一切，最重要的是淡然着一切，一点一滴地繁衍着古老的中国人，改变着古老的中国人，进化着古老的中国人，同时也在繁衍、改变和进化着自己。

三千多年的历史进程并没有消化掉她自然的神韵，一个个点缀城中的湖泊、一座座古色古香的王爷府、城外环绕的依稀可见的玉泉河、若

隐若现的墨色的西山、黄的琉璃瓦宫殿、紫绿的琉璃瓦寺院，“用黄黏米、白江米、红小枣儿、小红豆、栗子、杏仁儿、花生、榛子仁儿、松子儿、瓜子儿，跟红糖或白糖熬的腊八粥”，梦中的京城总是那么美，那么恬静。宛如玉渊潭公园中孩子放飞的风筝，宛如天坛公园中打打扑克的老太太和老大爷……

真正的城市确乎永远在梦中了，在现代化的建设中，所有的城市都或多或少地挤向不经分析的毕尔巴鄂效应，一如保罗·福塞尔所说的“建筑平民化趋势”，炫耀、浮夸和千篇一律，满是法国、瑞士、挪威甚至不知道哪里的影子，唯独将三千年积累的古老的庄严，透析进熙熙攘攘的人群缝隙中。

有人曾经讨论过是否要把林语堂先生旅法所写的这部《The Moment in Peking》直接翻译成《北京时刻》，终于还是《京华烟云》更有包容的霸气，更符合林语堂或者说姚思安道家儿女的“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宏大心境。

很显然，现在京华像大多数的城市一样——争的太多了，撕去一个个世界第一的标签，梦中的京华早已经褪去庄严和淡然的色彩，只剩下了钢筋混凝土而已：人的生活经验、审美体验不再；人们交流、交换的愿望不再；城市的记忆不再；数十个时代的合作及城市的忠诚不再；唯一可以希冀的只有老北京为代表的中华民族包容、吸纳、同化和淡然的心，当然也包括自我修复。

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

——威廉·莎士比亚《辛白林》

梦中的京华，你曾经用道家的心包容了一切，相信也可以淡然地融合这个我们命该遇到的这样的时代。

2012年10月19日

最后的秦声·电影与电视

——荐陈忠实《白鹿原》与贾平凹《秦腔》

八个月的光景，掐指一算，的确看了很多关于陕西——准确地说是关于大秦的书籍，也包括少许电视剧和电影节目的只言片语。

无言否认自己对于这个黑色中裂变而出的国家的深情，正如同中华民族在美国数不清的“唐人街”一样，我们国家的名字在外文中无非是CHINA、CHINESE 或者与之类似的。

这个浮躁的时代从来不乏无知而浮躁的人，于是有了很多砸烂自己同胞私人财产的“愤青”——更有可能的是推动他们以便鱼目混珠的别有用心之人。也有了很多言过其实的反思，其中一篇是对于成吉思汗、对于秦皇汉武的反思的文章，例举了很多，比如商君的秦国暴政愚民……

无意于反驳文中所说的基本算是正确的事实，也嗤之以鼻于这种片面和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形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无谓的争辩是无法弥合因思想不同引起的见解的不同的。

令人欣喜的是那片美丽的土地：“滋水县境的秦岭是真正的山，挺

拔陡峭、巍然耸立，是山中的伟丈夫；滋水县辖的白鹿原是典型的原，平实敦厚坦荡如砥，是大丈夫的胸襟；滋水县的滋川道刚柔相济，是自信自尊的女子。”

更令人欣喜的是那片也许曾经无比富饶的土地孕育出的优秀的并且极有可能或是已然不朽的作品：后人记录的《商君书》到“说难”“孤愤”的《韩非子》，孙皓晖的《大秦帝国》到都梁的《血色浪漫》，堪称大成的路遥之《平凡的世界》，再有了陈忠实的《白鹿原》和“鬼才”贾平凹的《秦腔》……倒也与之表述的新旧交替相契得天衣无缝。

相比足以不朽的《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和《秦腔》确乎过于质朴了，甚至不乏“删除四千字”的尴尬。顺便提一句，未满十八岁的青少年请在监护人陪同下阅读《白鹿原》，《秦腔》最好也是如此——考虑到引生对白雪过于专注的痴情。

算是有保留地推荐吧？因为一位朋友曾经说过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认同《平凡的世界》那种奋斗——谈不上成功但绝没有失败的奋斗，无所谓对与错，各家之言不同而已。

原谅之前或愤青或略有愠意的解释——诸君也可以称之为吐槽，行文无非是为了推荐最近看的这两本书——陈忠实之《白鹿原》和贾平凹之《秦腔》。北岛的《失败之书》略有些装的嫌疑，同时诗人的笔触总是难免死亡的悲伤，更何况书中的很多思路本人不甚赞同，如果单单是为了如诗的散文，读书终于是会显得缺乏深度，就不推荐了。

其实并未失约，甚至于早于9月17日很多就读完了陈老的大作——宏大而深沉的家族与惊涛骇浪的多次变革的交织。书中无论是对性的描写还是政治的理解都是尺度足够大的，因此我越发认为每天呼号“文学自由”的无聊文人多是无病呻吟。

文章行笔异常朴实，朴实到我这样自诩“读书人”差点又一次卡在100多页的“大关”上：充满真实的民俗，完全山化的语言，催人心动的村事……无一不是如此。

朴实的行文没有遮住反而烘托了饱满的故事：执拗的秉德老汉，尖刻的鹿家大叔，继承而发扬家族传统的子霖，冷眼观世事的乡村郎中，迷途甚远俄然间归返的黑娃，简单沉练的孝武，新时代催生的新女子白灵，终于无法越过色障的白孝文……

更少不了的是英明淡定的白嘉轩和“诸葛亮”朱先生——我没有记住他的名字，也不可能像楠哥一样知道灭绝的师哥叫方平，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如果说“洗尽铅华”不是一个褒义词，或许我会借用于自己对文字和道理的看法，无论如何白嘉轩的话是没错的，“话咱不会说，理儿是一样的”。

我想书中传达的也确乎应当是这种淡定的态度——“世事就俩字：福祸。俩字半边一样，半边不一样，就是说，俩字相互牵连着。就好比箩面的箩筐，咣当摇过去是福，咣当摇过来就是祸。所以说你么得明白，凡遇到好事的时光甭张狂，张狂过头了后边就有祸事；凡遇到祸事的光也甭乱套，忍着受着，哪怕咬着牙也得忍着受着，忍过了受过了好事跟着就来了。你们日后经的世事多了就明白了。”——无论是从白嘉轩老爷子还是从朱先生那里都得到这样的启示。

——生活中可以遇见的诱惑太多，甚至于可以说我们自己寻找的诱惑太多，一般还信誓旦旦地称之为梦想，于是堂而皇之地画地为牢，蹉跎进攀比或所谓“生活得更好”的囚笼中，迎合的只是广告心理学或所谓主流的专家。

生活中有些事情抓住了，可能不会平步青云，当然也不会天上掉馅饼，至少可以泰然处之，如那个时代的白嘉轩的“耕读传家”。

“白日里孜孜以求的，在那堂皇的面纱后面，其实只是一张鬼脸；所得的其实恰可以称之失；许多的笑纹其实是钓饵，大量的话语是杂草。”

——刘心武《心里难过》

如果说陈老的《白鹿原》还稍有含蓄和腼腆的朴实，“鬼才”的《秦腔》则足以称得上对这种朴实的光明磊落。太直白了，直白到不得不查字典证明自己对于那个少儿不宜的“畸”字的猜测。

文章的铺陈很广，圈子却始终在清风街，在棣花镇，在农民和土地相剥离的界面——农村：从农村走向省城的“成功者”夏风，疯子张引生，“愚公移山”的夏天义，改革的先行者夏君亭……清风街的抢油，乡政府的被围攻……当然也包括不得不让位于外乡人陈星的“谁能与同醉，相知年年岁岁”的流行歌的《秦腔》。

从心底真实地敬仰这种古老的文化，更发自内心地希望它可以重新绽放夺目的光芒，从听见《血色浪漫》中的歌声开始，尽管戏曲和歌声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与“天下黄河唯富一套”催生出的辛酸是没有差别的，都那般的令人动容和怀旧。

只有能将特定的文化和特殊的风情向缤纷繁华的世界展现才有机会不朽：舒庆春如此，陈忠实如此，路遥如此，贾平凹如此，当然也包括先行的林语堂和后起的莫言。

宽广的土地孕育的是宽广的思想和胸怀以及宏大的文化——因此中

国的作品事实上一般不适于电影，更适合于电视剧。

此言略显突兀，但并不突然，因为中国的作品往往也是宏大的。所谓卷帙浩繁，所谓鸿篇巨制，所谓汗牛充栋，并不只是吓唬人的所谓而已。

于是我们有许多足以称之为经典的电视剧，近如《李卫当官》，如《亮剑》；远如《西游记》，如《新白娘子传奇》；无意冒犯，即便有华仔倾情巨制，《狄仁杰》的电影对比于梁冠华、张子健的四部《神探狄仁杰》还是相形见绌。

试想，如若借鉴《倚天屠龙记》的经验，《水浒》拍成电影应该至少有 108 部吧？还不算像林冲这样形象饱满的，怎么着也需要有《威震京师》、《落草辉煌》、《末日悲歌》等……

电影《白鹿原》中白鹿两家人都被缩减得编制不齐也就不难理解了。何尝不希望电影这样一种更加主流的文化模式为新中国的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添砖加瓦，但是这将是很长的路，首先要解决的是素材。与此同时，已经足够优秀的电视剧更应该是保持并且从传统作品中大有作为地挖掘和发扬。

晚安，家乡！

2012 年 10 月 5 日

所谓悬疑推理，无非是真相，更重是人性

——推荐东野圭吾《白夜行》和钱雁秋《神探狄仁杰》

看完了东野圭吾的《白夜行》有点懵。

“事后，他们两人如何协调约定不得而知。笹垣推测，多半没有协调约定这回事，他们只是想保护自己的灵魂。结果，雪穗从不以真面目示人，亮司则至今仍在黑暗的通风管中徘徊。”

脑中一直是这句话，没觉得掷地有声，却就是挥之不去。

没有重新去读，一般而言，悬疑或者说推理类的小说很少重读，个人认为也没有什么好值得读第二遍的，除了极少数的例外。

于是又读了一点和看了一点钱雁秋的《神探狄仁杰》，每个故事的结尾部分。

或者关于某些未可知的回忆，或者只是因为精彩。

好像是楠哥推荐我看的电视剧，或者是我推荐给楠哥的，不重要了，因为更多就是相互推荐。

8月31日开始看《白夜行》的时候就一直试图用狄公的逻辑思考，

比如看看哪里“最不合乎逻辑的往往最合乎逻辑”，比如一些重要的场景会努力思索看看到底有没有什么破绽，比如“从来没有真正的巧合，看似巧合的东西往往都有其必然的联系”……

不能说完全没有所得，更多的是失败和徒劳。

场景不同，故事不同，文化不同，关键在于作者展示的思路不同。于是一切都是徒劳的，或者由于自己不能看到全景没有确凿的证据，更多时候《白夜行》的真相慢慢跃然纸上，完全不用什么推理。

这一类的小说很吸引人，所谓系列也很多，中国的不胜枚举，外国同样不乏经典，阿加莎·克里斯蒂、柯南·道尔，包括《白夜行》的作者东野圭吾都是此中高手，甚至高罗佩还写了《大唐狄公案》。

大部分都很精彩，除了我们不知道的。因为很难不精彩，人都有猎奇的心态，其实无论怎么样装潢或者被诋毁，猎奇就是对真相的追求。

有了这一点，一切的悬疑和推理就都简单了，这玩意毕竟不比科幻，总还是要说服人的，不能说现场的造成是因为十万八千里之外的某某武林高人发了一个波。

所有的真相必然都在现场，无论是真的活的，假的活的，假的死的还是真的死的，嫌疑人就在那里，概莫能外。

精彩也就相应地等于令人惊叫的意外加上抽丝剥茧的逻辑。

这两本书都有，东野圭吾借用了时间的蒙太奇，用筐垣也包括死去的今枝以及只是凭借直觉的一成从对雪穗的怀疑开始，所谓的推理更多是寻找证据证明他们也包括我们自己的猜测的过程。

有点像股票期货左侧交易成功后的感觉，每一步正确都会像给他们也给我们打一针肾上腺素，兴奋难于言表。也正是因此，推理小说一般都会看得很快，书如此，电视剧也是如此，钱先生的《神探狄仁杰》也

概莫能外，比如蛇灵、比如蓝衫记、比如黑衣天王、也比如漕渠魅影。不同的是东野圭吾更喜欢蒙太奇，而钱先生则给了狄阁老充分的展示空间，包括对军士的口音、靴子，包括元芳的反常，包括大案中的小案，更包括狄怀英的兵不厌诈（典型的如《关河疑影》）。

因为一切的吸引说穿了无非关乎真相。

如果只是精彩，这里可以戛然而止了，之所以推荐这两本书，除了它们在真相方面的精彩（比如《白夜行》）和面面俱到（更多是《神探狄仁杰》），更多是他们有着超乎其外的东西，尤其是人性，因为真相至多只是吸引，只有人性才真正关乎感动。

或者也就是因为文章开头的那句话吧？国外的小说并不完全讲究追求完美的结局，至少不像国内的这样。所以桐原死了，死在了19年前那把剪刀下，但是雪穗却没有回头，一句句冷冰冰的“由店长负责”让笹垣所有的努力变成泡影（枪虾和虾虎鱼的比喻让他很自然并且相对容易地从别人的茫然中脱颖而出，但是他没有料到这种共生甚至可以用死来维系，所以一切戛然而止了——私人的一点判断）。很难去责怪亮司，因为从推理上（也确实没有直接的证据），他只是在貌似充满阳光的夜里行走，为了赎罪，从逻辑讲，罪的反面的东西我们好像无法反驳。

也不好去责怪雪穗。

用狄阁老的话说，“其情可原，其行可悯”，至少某种意义上是这样的——退一万步讲，即使东野圭吾表现的是某种特定空间和环境形成的扭曲的文化（却不能否认这是为数不少真实的黑暗的人性），钱雁秋先生表现的应该更符合我们的价值观：李青霞的忠烈贞洁、虎敬晖的忠勇体国、如燕的真假侄女、林永忠的“永忠难道不好吗？”……

狄公找到了真相，但真正的真相却不那么重要了，因为有更重要的

东西，比如李唐神器（倒不是因为关陇集团真的血脉异于常人，至少从制度上讲武周算是倒退了）、比如血雨腥风的避免、更比如国家社稷和黎民百姓。

曾经，一位师长说读书什么的最重要的不在于读了多少，而在于一个“悟”字，深以为此言得之。

我相信，尽管有非常不错的细节描写（部分场面建议分级观看），尽管有精彩绝伦的悬疑推理，但东野圭吾《白夜行》和钱雁秋《神探狄仁杰》更多想说的应该是可能的丑恶的人性——如雪穗的“我的天空里没有太阳，总是黑夜，但并不暗，因为有东西代替了太阳。虽然没有太阳那么明亮，但对我来说已经足够。凭借着这份光，我便能把黑夜当成白天。我从来就没有太阳，所以不怕失去。”和必需的苍生的关怀——如狄公说的“‘好生之德，洽于民心。’人之所以为人，乃因其懂得推己及人，善待旁人；神即公义仁慈，神乃爱人。”

也正因此，他们值得推荐，值得去读，值得去“悟”，因为所谓悬疑推理，无非是真相，更重是人性。

2014年9月6日

注：《神探狄仁杰》我更推荐电视剧，看了好多遍，从小到大电视剧就一直是让一句或几句话风靡的最好媒介，比如元芳的“大人，我回来了”，比如狄阁老的“一个念头跃入我的脑海”、“我心中有一丝隐隐的不安”、“这件事从一开始就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于是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直至最经典的“元芳，你怎么看？”

夸张的现实掩不住彩色的理想主义

——荐黄晓阳《二号首长》+《高手过招》

不知道应该说闲适还是忙碌，所幸总是又看了很多书，也很希望和大家有一定的分享：有的看似只针对特定的人群，比如周大新的《预警》，但是希望诸君都看一看，算是一本非常不错的保密宣传小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有的窃以为有点言过其实，比如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那么多名家相捧，更可能的是我水平太低吧！有的与宣传并不相符，比如刘猛的《狼牙》，是非常不错的军旅小说，也很激发人，但是如果冲着特种兵三个字是会有点失望的！也有的，比如都梁的《亮剑》，大约需要看完他们一系列的著作才能有相对完整的感悟，否则纯粹管中窥豹，有些东西并不能完全贪图其美妙。

小说，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在现实的基础上略有夸张是可以理解的。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何况是官场这种以人为主的江湖，至于其中的恶、其中的阴影，所有不见阳光的地方都会有官场本身的无可奈何，